體育生的生活如一部乏人問津的紀錄片。

滑至下顎線低落的汗珠、拉筋伸展微蹙的眉頭、正極蹙開闔吐氣的嘴—幾個特寫重複播放在每個校門口還冷冷清清的早晨。不太悅耳的片頭曲是，拉筋時身體關節劈啪的聲響、教練微微沙啞的嗓音、高分貝的電子哨、二十幾人的呼吸。或急或緩、或重或輕、或夾雜幾聲痛苦的嗚咽，不知道是因為缺氧、乏力、還是其他。

每一幕隨著攝影鏡頭推、拉、搖、移、升、降，視角在俯、仰、平、斜輪轉；景框在遠、全、中、近切換，然而精心設計的鏡頭調度，就算能呈現量級選手減重時營養不足的頭暈目眩、田徑運動員噙著汗水的雙眼看去的朦朧……也難完美復刻那些與視野交融的感情。

人數眾多，拍攝的角色交替輪換。第一幕，是前去醫院回診的A，診療室裡的醫生穿著白大褂、手握繃帶剪、仔細丈量下刀處，神情嚴肅。石膏上，有奇異筆書寫得歪歪扭扭的祝福，一圈一圈密密麻麻的字樣，藏住了又癢又痛的傷口、錯過的比賽、萎縮的肌肉、兩個多月的術後復健期……裹住傷處的白終於被緩緩切開，明顯的色差和拆線留下的褐色疤痕短時間是消不下去了，醫生一邊動作，一邊用像A手指指尖繭子粗厚的嗓音溫吞地說，與傷痛相處是體育生的必修課，A不是很在意美醜問題，只是覺得重新曝光的皮膚，有點像騎腳踏車出門晨訓，抬頭時總是常常能見到的，魚肚白的天空。

畫面闖進B的臥室，設在四點的鬧鐘鈴一陣陣輾過脆弱的夢，從淹沒全身的睡意中勉強站起，簡單洗漱更衣，B和過去幾百次一樣穿戴塑膠手套、緊握抹刀，睡眠不足、對廚房瓶瓶罐罐的厭倦、不清楚疲憊的身體能否熬過早練……那些未曾說出口的，跟著厚厚的醬料，在白吐司上曇花一現，然後被緊密夾藏，要是情緒有味道，藍莓吐司可能苦澀、那巧克力吐司會不會辛辣的難以下嚥？B忙碌在越南裔母親的早餐店裡，漫無目的地想像著的同時，鏡頭悄悄離開。

小麥色皮膚蓋不住大夜班嵌進C眼窩的，那兩只又大又重的黑眼圈，顏色與之相近的夜色沉重，似乎在啃食他微駝的背。工廠的素色工裝沒有形似眼睛的菱形紋，在部落傳說中那象徵祖靈的庇佑……族人不知道經濟問題才是最惡毒的詛咒，被其緊緊纏縛的靈魂，會逐漸習慣脫去神聖的傳統衣飾、忘記紋面、任憑泰雅的熱血冷卻。幸好，工廠裡總弓著腰操作機械的C，站上運動場，就能重新抬起驕傲的頭顱、緊盯對手、繃緊肌肉、讓戰鬥民族的野性重獲自由，C總感覺體壇似乎長留祖靈的祝福。在夜裡，微弱的星光費力卻堅定閃爍著，像是祖靈的眼睛，鏡頭淡出那一條從工廠回家，疲憊但月色溫柔的路。

場景換到了掛滿學校學業成績優良證書的客廳，「這次段考不到前○名就退隊算了！」父母瞪大雙眼，理直氣壯地大吼，D握緊拳頭、指甲微微泛白、而反抗的聲音在喉嚨顫抖、滾動，最終面對一句句問責，還是保持緘默，像極了冤囚。屬於班排、類排、校排一道道的標準釘在身上，D不知道向誰問起，提神讀書的黑咖啡會引起心悸怎麼辦？被迫停練、停賽的日子到底有沒有盡頭？各科考卷經常作為罪狀被粗魯地攤在客廳冷冰冰的大理石桌，像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夢也像自尊，赤裸而殘破。物品摔落的重響、夾雜幾聲歇斯底里的哭吼從客廳傳來，D熟練地關門，把一切尖銳的爭吵隔絕在房間外，任由單人床的柔軟把自己淹沒，到底要不要脫下隊服，放棄自己的堅持呢？貼滿床頭邊，體壇偶像的海報起不了作用，仰慕的選手在各國競技場上奮鬥，D卻連打開房門的勇氣都沒有。

不同鏡頭銜接時的相互對照、衝突是一種表現蒙太奇。「可以和我交往嗎！」青澀戀情是伊甸園的禁果—E收下告白信的手戰慄不止，分不清是慌恐還是欣喜。在沒有假練時低調約會的兩顆心，隨著一個個賽季過去，越來越靠近，直到消息進了教練耳朵，不知情的情侶還在西門町玩拍貼機。攝影機突兀地開拍一場室外球，不到中場時天色忽然轉陰、暴雨不給反應時間地沖刷而下，冷卻了未完成的比賽，來不及轟動、來不及高潮，一切就嘎然而止……跳接回E的場景，校隊專用室正一片死寂，只有憤怒的教練反覆強調校隊的禁愛令，十指緊扣的親密、兩人相擁的溫馨、並肩而行的默契皆在咆嘯中被判出局，此時E才知道，那隻摘下果實的手有罪。被撞破的戀情結局像是被迫終止的球賽，站得筆挺的E抿著唇、壓著呼吸，淚流滿面，像那個仰頭在豪雨中，身著球衣不甘心的少年。

攝影機推拉進賽場的角落，坐在板凳上的F已經習慣在待影子裡，默然遙望選手在場上為勝利相擁、喜極而泣，F的雙眼是乾燥的，而教練在遠處掛著欣慰笑容，明明處在同一處空間，卻像兩種截然不同的鏡頭在交叉剪接。替先發聲嘶力竭地加油、遞水擦汗，又掐緊秒數替傷員包紮、拿冰袋。任勞任怨的打雜日常過於耗費精力，要不要撥空加強技術？教練到底有沒有把自己放在眼裡？這種無傷大雅的問題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有機會一一浮現……刺耳的鬧鈴昭告著新的一天即將到來，F起身盥洗，看向梳妝鏡，安靜地見證一名板凳球員說不出口的失望與不甘，在眼睛下方悄悄沉澱了又一個夜晚，堆積出影子顏色，那熟悉的青黑一片，畫面定格在妝鏡裡一雙要笑不笑的眼睛。

ABC等不過冰山一角，《體育生》能記錄的人物遠遠超出26個，帶著各自理由、故事走入體壇的人們前仆後繼，即使全世界的教練演出兼導演，大概也永遠等不到殺青的一天，如此枯燥又冗長，無人聞問似乎也不是那麼難以接受。

但是還是期待著以生命出演的劇場能有人落座。

有人能看見被校服掩蓋住的瘀傷嗎？有人能感受到眾目睽睽下每一場與心理壓力的抗衡嗎？有人能聽見支撐著疲憊身體前進的夢想嗎？有人能理解作為紀錄片基調來自訓練生活的高歌慶祝和放聲大哭嗎？

「下一組預備三、二、一、開始！」主題曲的歌詞一成不變……

不知道這一次紀錄片拍攝角色又輪到了誰。

不知道他還能有幾次Action。